

年少无知，痴心错付，幸好在绝望中遇见你。
我才发现，真正属于自己的，永远不会错过。

千金归来

云上
作品

· 叶紫 · 竹宴 ·
联袂推荐

年轻神经外科教授VS林氏落难千金

云上全新力作
都市爱情传奇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金归来 / 云上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5.11

ISBN 978-7-229-09935-0

I. ①千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8750号

千金归来

QIANJIN GUILAI

云上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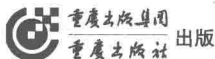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王 淋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封面插画: □ 君

封面设计: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@qq.com

版式设计: BOOK 诗意书装工坊 1372763304@qq.com



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 mm × 1280 mm 1/32 印张: 10.875 字数: 371 千

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935-0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
楔子	时光无涯，爱情有岸 / 1
第一章	让我可以遇见你 / 3
第二章	我没有想象中爱你 / 22
第三章	等你找到下一个人 / 47
第四章	你看不到的我爱你 / 70
第五章	下一位挚爱 / 91
第六章	谢谢你没有爱过我 / 111
第七章	喜欢一个人 / 134
第八章	请与我相恋 / 156
第九章	你温柔了岁月 / 175
第十章	与回忆共眠 / 194
第十一章	我愿给你全世界 / 211
第十二章	让我可以遇见你 / 232
第十三章	有一点想你 / 253
第十四章	把秘密放进你的眼睛 / 276
第十五章	我的世界找不到你 / 296
尾声	不如看他骑马归来 / 313
番外一	回家 / 322
番外二	关心则乱 / 337
番外三	三年 / 339
后记	/ 341

楔子 时光无涯，爱情有岸

这是在J市的远郊。

都说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，明明是大中午却天色晦暗，乌云低得好像触手可及，远处似乎有大片黑云席卷而来。狂风阵阵，将树都吹得七零八落，胡乱摇摆，地上的垃圾也被吹得到处都是。

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，像只丑兮兮的风筝，时高时低，最终落到一个带着护栏的窗户上。

一辆黑色锃亮的车正在狂风中开往它的目的地。

那是一幢不大的楼，一共才三层，外面的墙壁是乳白色的涂料，却因积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变成了浅灰色，有不少脏污的雨水顺着墙壁晕开来的黑色痕迹。一面墙上长满了爬山虎，密密麻麻。大门紧紧地关着，旁边是竖着下来的几个烫金大字，蒙上了灰尘，写着“宁安精神病院”。

林纾坐在窗边，看到了那个被风吹过来的黑色塑料袋，只是缓缓地移开头，抚着略微凸起的小腹走开。

她是精神病院里的异类，除却特殊时候，不哭不闹，安静得仿佛不存在。

活动范围就是这个几平米的房间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张椅子，仅此而已，她通常会在床上度过大半时间，然后偶尔起来走上几圈。

她又躺下了，却没办法闭上眼睛，因为黑暗来袭，那些可怕的回忆便会涌入脑海：陆恒！

铁门忽然被敲响，一直照顾她的护士透过门上用铁丝网盖住的窗户看进来：“林纾，有人来看你！”

她猛地坐起来，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小小的玻璃窗。

下一秒，那张她曾经深爱过、如今却恨入骨髓的脸便出现在那里，清俊的面庞被铁丝网分割成很多份，露出轻蔑又嘲弄的笑容。

她站在窗边，眼神凛冽，像是能射出尖刀。

而陆恒，却带着笑意，上下逡巡过她的身体，视线最终停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，脸上没有吃惊的表情：“真的有了啊，我的，前妻。”

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怒意，冲上去：“陆恒，你不得好死！”

“大概要让你失望了，我活得好好的，作为林氏帝国的执行官，倒是你，小树，我没有碰过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又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他说着，脸上笑意逐渐隐去，“婚前不接受性关系的林家千金，原来也是这么不知检点的荡妇吗？！”

大火熊熊燃烧在她的胸臆，将她所有的理智都焚烧殆尽，她咬着牙，一字一句：“那你呢？现在的陆总，原来不过是谁给钱就是爹的乞丐，是依靠女人上位的软脚虾，不是吗？！”

他一怔，随即恢复正常，笑着：“那又怎么样，坐拥林氏帝国的，还是我！而你……会带着你的野种在这里过一辈子！”

他转身离开，她的脸贴着窗，吼叫着，泪流满面：“陆恒！总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！”

第一章 让我可以遇见你

“小树，嫁给我！”

金港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里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握着个红色绒布盒子，单膝跪在地上，微微仰着头，满眼都是那个激动得捂住唇的女人。

林纾没有想到陆恒会在她生日的今天求婚。

眼中雾气弥漫，她看不清楚陆恒的脸，只能看到那枚戒指正闪着耀眼的光芒。

周围还有别的客人，见到有求婚都转过头来看，见女方迟迟不答应，有人还叫了一声：“快答应啊！”

林纾太激动，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陆恒笑着，眼中满是温柔的笑意：“小树，嫁给我。”第二遍。

林纾只能用力地点头。

她答应嫁给这个她从十几岁就爱着的男人！

陆恒将戒指戴上她的无名指，而后放在唇边轻轻一吻，满含情意：“谢谢你，小树。”说着起身，拥抱着她。

她的脸贴在他的西装上，眼泪在他笔挺的衣服上染出了痕迹。

餐厅里掌声响起，陆恒笑着对大家说谢谢，扶着泣不成声的林纾出去。

陆恒没有带她回家，而是开车到了郊外，笑着拿出一条黑色丝带罩住她的眼睛，让她等一下，自己却跑出去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
林纾有些紧张，轻声叫：“陆恒？”

没有人答应。

她有些慌，刚想把丝带扯下来，车门忽然被打开。

她忙伸手过去，陆恒温暖的大手抓住她，而后在她颊边吻一下：“再等一下。”

他跑出去，又跑回来，坐进车里。

她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的丝带已经被扯掉，刚想说话，却听到一声巨响，她被吸引过去，只见眼前的夜空中绽放起灿烂烟火。

她不敢置信地看向身侧的陆恒。

陆恒笑着说：“幸好你答应我，不然这些烟火就得浪费了。”

她心里甜得仿佛喝了蜜，他凑过来，将她压在椅背上吻她，手不知不觉就放

到了她腿上，逐渐往上……

林纾浑身一僵，眼睛蓦地睁开，伸手按住他的手，退开：“陆恒，不行，结婚前不行。”

“我已经向你求婚了，你也答应了，这样也不行吗？”陆恒抚着她的脸，“小树，给我吧。”

林纾只是坚决地摇头，满眼哀求：“结婚后好不好？结婚后……”

陆恒深吸一口气，终于坐直身体：“好，我送你回家。”

一路上，陆恒的表情都不怎么样，林纾觉得做错事，但又不能越过底线，所以只是在下车前给他一个吻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，陆恒，再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陆恒点头，等她走进家门才远去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他接了，嘴边是桀骜不驯的笑：“媛媛，我去你那边，等我。”

时间已经不早，林纾小心翼翼进门，生怕被爸爸发现她这么晚回来。

可她一开门，客厅里的灯瞬间都亮了起来。

她惊惶，一抬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林凯。

她尴尬地吐舌头，走过去轻声叫：“爸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林凯抬头看她：“回来了？”然后一眼就看到了她无名指上那枚耀眼的戒指，一怔，“陆恒求婚了？”

她坐到他身边，挽住他的胳膊靠上去：“嗯。”

“小树，你确定了？”

林纾抬起头来，不解地看他：“爸爸，你不喜欢陆恒吗？”

“小树，我只是怕你将来后悔。”林凯轻叹一声。

林纾忙摇头：“不会的，爸爸，陆恒会对我很好，我相信。”

“希望吧。”

林纾不知道为什么林凯忽然不看好她和陆恒，但筹备婚礼这段时间，她已经快把父亲的担忧抛在脑后，因为她相信陆恒，就像相信自己。

她一直在布置婚房，本来希望陆恒也一起，可他最近刚担任了林氏的执行总裁，事务繁忙，所以只能由她来全权负责。

林纾发现小区里有一个怪人，她每天都会看到那个怪人两次，不管早晚，他都穿着休闲服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遛着一只养得很好的边牧。

她很喜欢狗，却因为那个主人所以一直不敢上前去问候。

林纾的婚期是陆恒定的，他说越快越好，已经等不及地要将她娶回家，所以

婚礼就定在两个月之后的五月。

林纾是珠宝设计师，工作本来就自由，又是在林氏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，倒也没人敢说她这个林氏千金的婚假太长了。

可是越到婚期，林凯的心情便越来越低落，林纾当然也发现，赖在他的身边说：“爸爸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嫁出去啊？以后我也会经常回来的，我一辈子都是爸爸的女儿。”

林凯只是叹着气抚摸她的头发：“希望他能对你好。”

林纾觉得爸爸杞人忧天，便故意说笑话逗他笑。

婚礼前一天，林纾穿着婚纱从楼梯上下来给林凯看，林凯看得湿了眼眶。

“好看吗？”

“我的小树当然最漂亮，你明天会是最美丽的新娘。”

第二天，林凯却迟到了，打他的手机也是无人接听，她想从现场逃跑，她的叔叔林岳却匆忙赶到现场。

林岳和林凯的关系不好，却对她说：“你父亲临时有点急事。”

她想放弃婚礼，可林岳却说她爸爸希望婚礼顺利进行。

最后是林岳将她送到陆恒手上。

她终于成为陆恒的妻子，却没有预料中的开心，一结束就拉着林岳问：“我爸爸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他被警察带走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件事你问陆恒大概会更清楚。”

还在宴席中，林纾却找不到陆恒。

她快把酒店的每一个地方都找遍，依旧找不到他。

她穿着红色的晚礼服来到了酒店门口，终于看到了陆恒。

他在把什么人送进出租车，远远地只看到他探进车里，而后出来，将门关上。

她迈一步，竟没注意到脚下的楼梯，踩空，直接摔坐了下去。

尾椎隐隐地疼，那股疼痛逐渐蔓延到四肢百骸，可她在陆恒转身过来的那一瞬间匆匆低头，把泪花憋回去，扬起头来依旧是灿烂的笑脸：“陆恒……”

陆恒有些意外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他过来将她扶起来，“怎么摔了？”

“不小心。”顿了顿，她问，“陆恒，你知道我爸爸怎么样了么？”

陆恒的脸色微凝，而后浅浅一笑，抚着她的后背：“没什么，就是公司的一

些事情。”

“我爸爸，他会没事吗？”她死死地揪着他的衣袖，眼睛灼灼看他。

陆恒拍拍她的手，只说别担心。

接下来，林纾便有些心不在焉，敬酒时也不过是强颜欢笑。

等结束之后，她让陆恒送她去警局。

陆恒帮她联系好之后就接了个电话，说是着急事便先走了，林纾单独去见父亲。

不过是一天，林凯已经憔悴不堪，林纾忍不住落泪：“爸爸……”

“我没事。”林凯只说，和陆恒说的那些话差不多，“只是公司出了些事情，很快就能出去的。”

林纾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安慰自己，默默地落泪。

“别哭，小树。”林凯的声音逐渐低下去，“希望陆恒能给你幸福。”

林纾的眼泪更加汹涌，他好像是在交代后事。

探视的时间有规定，没说几句话林纾就被请了出去。

她脸上依旧化着新娘妆，防水的，所以尽管哭了这么久，依旧看上去楚楚可怜，没有半点狼狈。

怕陆恒有事不能过来接她，她便自己打车回家去。

车子停在小区外。

新婚之夜，她一个人走回她的新房。

明明是新小区，可路上的路灯坏了，她莫名胆寒，分明是夏天，却出了一身冷汗。

她加快步伐，却隐隐听到有脚步声逐渐靠近。

她心惊肉跳，吓得腿都要软，但不敢回头看，走得越来越快，忽然，她的腿被什么东西碰到，她当下惊得不敢动，叫出声来。

她闭着眼睛叫完，才意识到她以为的那些惨烈事迹全都没有出现。

她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一个一身黑衣、还戴着黑色棒球帽的人站在面前，看不到脸。

她差点又惊叫出声，只是下一秒，就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汪，低头看去，她才发现原来刚刚碰到小腿的居然是这条边牧。

她终于反应过来，这个男人就是她曾经见到过的小区里带着边牧的怪人。

林纾放下心来。

林纾见过怪人几次，却没有一次见过他的真容。

现在也是。

她想说什么，才开口，就听到他先一步说话，声音清冽，像是抚过海面的凉风。

“Clever，你知道要是你吓死了人，负责任的是我吗？”

林纾怔愣，直到听到边牧汪了一声，才意识到那个男人居然是在和狗说话。

“这种不经过大脑的事，我不希望下次再发生。”偏偏他还说得这么认真严肃，一丝不苟。

尽管她刚刚的心情还是低落的，沮丧的，这会儿却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怪人显然是听到她的笑声，顿一顿，也笑，不过明显是鄙夷地嗤笑：“呵……”他幽幽的，笑完之后直接带着边牧离开。

林纾站在原地，见他走的方向和自己是一致的，忙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。

虽然他是怪人，但至少有人同行比一个人走夜路好上许多。

她一抬头就能看到他的背影，一米八多的个头，比陆恒还要高，但是很瘦。

有人陪着，这段路就显得那么短，一抬头就发现已经在楼下。

她愣住，明明记得这个怪人不住在这栋。

果然，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停一下脚步，直接带着那条聪明懂事的边牧往隔壁那栋楼走去……

他那一转身，她隐约看到了他的侧脸，似乎长得清俊帅气。

她心头一暖，进了楼。

Clever 忽然汪了两声。

他不悦地低头看它：“闭嘴，Clever。”

Clever 更欢快地叫了两声。

他顿一顿，啧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

林纾坐上电梯，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样，头发散乱，眼眶红肿，糟糕透顶。

她对着镜子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尽量地让自己笑出来。

站在新房门口，她习惯性地敲敲门，而后才意识到陆恒大概还没回家，拿过包，翻找钥匙。

这个新房是她一手布置起来的。

装修是早就做好的，因为林纾早就对陆恒说过自己的梦想，她想要一个不大的公寓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家，后来陆恒便给了她这样一个真实的梦，只是一直都没添家具，婚前这段时间便是她在布置，家里的每一个小物件，都是她亲自买来摆放的。

她刚刚拿出钥匙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就听到门锁咔嚓一声，从里面打开，她勉强露出笑容，抬起眼，说：“陆恒，你已经回……”

话没有说完，因为开门的不是陆恒，而是一个陌生却又带点熟悉的女人。

林纾退了一步看门牌，发现没有走错，透过门缝看向家里的摆设，也没错……

一切都没错，那么，错的究竟是什么？

明明是女主人，这会儿却异常憋屈地讷讷问：“你……怎么在我家？”

“林纾。”她穿着她的拖鞋，笑着侧过身让她进门。

林纾进门，抬头，终于看到正在走过来的陆恒。

陆恒走过来站在云媛的身边，两人天造地设，天生一对，天作之合，就像是刚刚结婚的小夫妻，而她，却像是误进了别人新房的傻瓜。

林纾等着陆恒给她一个解释。

在她为了入狱的父亲百般伤心的时候，为什么家里会有别的女人出现？

而且这个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跟了陆恒几年的秘书，云媛三年前毕业进林氏，不过几个月就成了陆恒的秘书。

陆恒忙碌，送给林纾的节日礼物基本上都是云媛挑选，也曾听过别人劝诫，但她却一心一意只信那个男人。

就算现在，她也愿意先相信他，相信他会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。

“陆恒……”她轻声叫，她的父亲已经不会像以前那般保护她，她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陆恒而已。

两个女人齐齐看着陆恒，像是在等待他作出一个抉择。

陆恒轻笑，对她说：“小树，你回来了，进来吧。”和往日一样的态度，让林纾松了一口气。

她坐在细心挑选的沙发里，云媛居然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给她，仿佛是女主人，她应该怒斥的，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。

陆恒去了一趟房间，两个女人坐在沙发的两端，遥遥对着。

他出来的时候坐在中间，将一份文件放在了茶几上。

林纾莫名其妙，他把文件袋推过来，她还是慢慢地拿了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问，声音里有无法抑制的颤抖。

陆恒没说话，只是在笑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云媛已经坐了过来，就倚在陆恒的身边，亲密无间。

林纾咬牙，缓缓垂下眸子，将那份薄薄的文件取了出来。

直到放在眼前，她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上面的几个大字，真的写的是“离婚协议书”！

“陆恒？”林纾抬眼，看向陆恒，手在颤，唇在颤，浑身都在颤。

她不敢多看一个字，抬起眼来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看不出来吗？”陆恒还是带着笑，就是那种惯有的，温和明朗，像是可以融化一切的笑，嘴里却那样残忍地说出了她最不想听到的几个字，“离婚协议书，小树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
“不……我们今天才结婚！我们昨天才刚刚去领了结婚证！”

那本又红又小的证书，她妥帖放着，却没想到保质期只有一天。

“陆恒，为什么？”林纾强忍着不哭，眼眶泛红，“是因为她吗？”

“嗯。”他淡淡说，“她才是我爱的女人。”

她是你爱的女人，那么，我是什么？我和你这些年的感情，全都是假的吗？

林纾很想抓着他的衣领，真真切切地问一句，可是她没问，因为有些让她觉得无法理解的问题在这一刹那忽然就有了答案。

她那样冷静，冷静到她自己都觉得可怕：“我爸爸的事情，也是你做的？”

陆恒笑得那么完美：“你总算聪明一次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比收到离婚协议书更加觉得痛，“我爸爸对你那么好！你的一切全都是我爸爸给的！”

“如果你觉得，做他的走狗也算是好的话，如果……”他顿一顿，低头一笑，“让你伤心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”

云媛将脸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亲昵地说：“阿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，林小姐会多难过。”

陆恒转过头去，捏一捏她的脸：“那你希望我怎么样？抱抱她，亲亲她？你不会吃醋吗？”他们就这样当着她的面打情骂俏。

林纾眼眶干干涩涩，心里痛得毫无知觉，她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，在新婚之夜给她的居然是离婚协议书，居然是她父亲的银铛入狱，居然是他从来没有爱过她的事实……

她爱他那么多年，从他刚被爸爸带到林家，只是一个落魄的少年，她看着他逐渐成长，逐渐步步高升，以为他会爱她一辈子。

可现在，美梦就这样破碎。

她闭了闭眼，唇边有了笑：“陆恒，你一点点都没爱过我吗？”

“是。”他说，斩钉截铁。

她自取其辱，还笑得出来，拿过那份离婚协议书，迅速在最后那栏签上她的名字，然后用力地扔在了陆恒的脸上。

看着一张张白色的纸张飞散，她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：“陆恒，我不会原谅你！我会让你什么都得不到！”

她说得这么狠绝，转身就走，狠狠地摔上门。可当冲出了大楼，她却失去了浑身的力气，再也站不住，瘫坐在地，原本干涩的眼中泛起湿意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滑落……

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起了闷雷，周围的风声渐大，带着即将下雨的潮湿。

她却一动都不动，像是一个傻子，坐在原地，直到大雨倾盆而下，将她浑身浇湿。

过去的二十几年，她过得无忧无虑，爸爸疼着，陆恒宠着，就算是没有妈妈，她也以为能得到别人都有的幸福，可现在，她的爸爸被她最爱的人送进了监狱。

她伸手捂脸，哭得无法自抑。

夏天的雨水依旧冰冷，她的妆容终于被冲得狼狈、仓皇的时候，忽然感觉有人碰触她的手背。

她怔然，放下手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双圆溜溜的眼珠。

Clever……

被雨淋得满身湿透的 Clever 正站在离她不过几厘米的地方，见她抬头，汪了两声。

明明就只是一条狗，林纾却像是找到了依靠，抬起手抱住了它：“Clever……”她低声叫。

Clever 乖乖地又叫两声。

林纾坐在地上，靠着 Clever：“Clever，你说，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“Clever！”不远处，忽然有人高声叫。

那声音很清亮，在雨中就那么直直地穿透过来，像是在耳边响起。

Clever 猛地一缩，转头看过去。

林纾也看过去，怪人没撑伞，就这样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边。

Clever 看一眼怪人，又看一眼林纾，汪了两声，有点为难的样子。

怪人走了过来，又叫了一声，颇有些严厉。

Clever 咬了咬怪人的衣袖，又咬一咬林纾的衣服，然后委委屈屈地汪……

怪人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Clever 咬着林纾的衣服，直接拉着她要走。

林纾却是不知道能去哪里了，她呆呆地跟着 Clever 走着。

怪人就住在隔壁的那栋楼，林纾跟着 Clever 走了进去，没想到那个怪人一身湿衣，还站在电梯前。

林纾以为他在等电梯，没想到走近了才看到电梯停在一层。

她浑身湿透了，哆嗦着站在他旁边，忽然异常尴尬，她总不可能真的去这个才认识的男人家里，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走开。

Clever 又叫了一声，她当作没听到，直直地走进了雨里。

雨又大了一些，打在身上不仅冷，而且疼，她慢慢地走在雨中，仰头看向她原本应该住的新房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她闭上了眼，已经分不清楚脸上的是泪还是雨……

林纾想要离开，可脚步却越来越慢，眼前泛黑，竟就这样倒了下去。失去意识之前，她似乎看到了朝她飞奔而来的影子，耳边有 Clever 熟悉的叫声。

Clever 的确跑了过来，围着林纾打转，不停地叫，还用舌头去舔她的脸。

盛维庭觉得 Clever 有时候也算得上很会惹麻烦，就像现在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以一种很不雅的姿势躺在地上的女人，红色的晚礼服此时紧紧地贴在身体上，头发散乱，实在是没有任何美感可言。

如果放任她在这里继续淋雨，那么很有可能会高烧不退，而高烧不退有可能得脑炎……

基于一个医生的专业态度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扫了眼正可怜巴巴看他的 Clever，随后掏出手机，打电话给保安室。

保安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撑着伞过来，看到盛维庭之后问：“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把这个女人放保安室。”盛维庭十分淡然地说出这句话。

保安愣了一下，明明是一个人，怎么说得就跟寄存东西一样：“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位住户，她是你的……”
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啊？那你怎么会……”

盛维庭就知道会出现这种状况，他又低头看了林纾一眼：“算了，你抱着，跟我来。”

小保安很委屈，也不忍心让这女人继续淋雨，只好蹲下身将她抱起来，跟着

盛维庭往里面走。

电梯依旧在一层，等都不用等，直接就上去，在五楼停下来，小保安目不斜视，抱着林纾跟着盛维庭进去。

开了门，盛维庭在门口停下来，顿了顿，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新拖鞋扔在地上。

小保安换了鞋子跟着他走进去，问：“把她放在哪里？”

盛维庭走到卫生间，指着浴缸说：“那里。”

小保安愣住，见他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，这才走进去将林纾放下。

小保安离开了，盛维庭先走到门口将那双拖鞋扔进垃圾桶，然后站在卫生间门口看浴缸里的林纾，略一犹豫，转身走到客房，找了条还没用过的毛毯扔在了她身上。

他去洗了个热水澡，发现身体不大对劲，大概是淋了雨，瞪了一眼作乖巧状的Clever，拿出感冒药吃了。

他这才想到卫生间里还有一个可能会感冒的人，带上医用手套，拿出温度计给她量了体温，温度果然略高，他掰了一颗药出来塞到她嘴里，她居然吐出来。

来回几次他便没了耐心，直接将胶囊丸掰开，把里面的粉末倒进水里，摇晃一下，抓住了她的下巴灌了进去。

她喝了进去，咳嗽得惊天动地。

但这已经不在盛维庭的考虑范围之内。

他已经感觉到了头晕，知道这是感冒药的副作用，于是将卫生间的灯关掉，直接回了房间，躺进床里睡觉。

林纾是被硌醒的，睡到半夜忽然发现背后硬得让她受不了，而且也觉得冷，模糊之间她便从浴缸爬了出来，像梦游一样开门出去去找卧室。

她已经不记得是在哪里了，只觉得这和她布置的新房格局一样，很容易就找到了主卧。

站在床边，她觉衣服黏湿不舒服，直接脱下扔在一旁，便掀开被子躺了进去。

这才是床的感觉。

林纾翻了两个身，总算觉得舒服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不远的旁边有一个人睡得正熟。

林纾的睡相一向都不好，所以她在躺到床上之后便又像以前一样，滚到了中间。只是，她的床上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？

她又靠近了些，神志模模糊糊，竟以为是陆恒，眼前闪现出陆恒对她说的

些话，竟又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她将脸抵在他的肩膀上，把所有眼泪全都抹到了他的睡衣上，低泣：“陆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，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，陆恒，你有什么苦衷对不对？你告诉我……”

她低喃许多，可那人却直挺挺躺着，没有半点反应，她撑着床坐起来，没坐稳，一下子扑到他身上，他的脸近在眼前。

她泪眼朦胧，看不清楚，脑中也不知在想什么，直接亲了上去……

一切都迷乱而混沌，林纾甚至不知道究竟做了什么，只觉得浑身酸痛。

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身旁还躺着一个陌生男人之后，她才吓得差点惊叫。

她难得早起，也是因为实在太不舒服，他还没醒来，眉心微微皱着，像是睡得不好。

林纾捏了一把脸，这才发现不是在做梦。

那这个男人，究竟是谁？

她在脑中搜索了一圈，也没想起来有这样一张脸在记忆中。

男人长得清俊，可总有种让人无法触及的感觉。

林纾不敢再待下去，也不敢去想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匆忙下床，套上扔在床下的衣服就逃了出去。

在客厅里看到正坐在门口的狗，林纾怔了一下，忽然反应过来那个男人是谁。

他就是那个带着 Clever 的怪人。

可她昨天明明没有跟他回来……

林纾百思不得其解，却也不愿意再深想，她怕他醒来，更加不想面对那可能降临的场景，急忙离开，她关门之前 Clever 还叫了两声，她吓到，逃得飞快。

靠在电梯里，林纾的脑子终于清醒了一些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终于逐渐成形。

方才的仓皇和慌乱已经消失无踪，她脑海中只有陆恒对她所说的那些话，如果昨天是不敢置信的话，那么今天就是绝望透顶。

陆恒不只是将她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更重要的是他将她爸爸一生最重要的林氏也抢走了！

曾经对他有多爱，那么现在对他就有多恨！

昨天离开那里的时候说的话不只是说说而已，她绝对不会原谅他！

林纾对着电梯里的镜子理了一下头发，决定再去一趟警局。

只是她才刚刚走出小区门口，就见有人迎上来拦住她。

她往后退一步：“你们干什么！”她认识他们，是陆恒的人。